



## 无人琴房的奇妙体验

陈士琴

一早，外孙听我念叨几日未练琴了，便在手机上查看附近的琴行及路线。他先是找到一个琴行，但下午才开门，时间不合适，便继续查找。发现了一个网站，竟是一个无人琴房的钢琴体验店，从7点至23点全天开放。“姥姥，去这里吧！”孩子说道。我一听无人琴房，挺新奇的。“好，就去这儿体验一番！”我爽快地答应。孩子立马在网上交钱并预约了学习时间，还把位置和乘坐地铁的路线告诉我。

10点30分，我们出发，一小时后抵达目的地。这个音乐空间位于一座大厦的18层。我来得早了些，未到预约时间，进不去。从玻璃门往里瞧，现场确实无人管理，完全线上操作。包括开大门、进琴房，都需要到预约时间才能刷卡进入，到时还会提醒。一次新奇有趣的体验之旅即将开启。

还差10分钟到预约时间，外孙通过手机操作，打开了大门。室内面积不算大，约120平方米，不过布置得整洁有序，安静舒适。七个被隔成以“do、re、mi、fa、sol、la、si”音符命名的小琴房依次排列，还有演奏室。终于到了预约时间，那个以“do”命名的琴房，只轻轻响了一声，门就开了。

进入小小的琴房，一架棕色立式钢琴立在墙边，漂亮的软包琴凳，旁边还摆着谱架等。顿时，我有种迫不及待想练琴的冲动，坐下先练了几遍音阶。怎么声音这么高？是我弹奏力度太大，还是这架钢琴太好？再细看，墙上贴满厚厚的隔音材料，音响效果不错。

一天不练琴，手就生，这都十来天没练了，但几首曲目仍铭记于心。凭借平日练琴的记忆，我练习了几首钢琴曲，而且每首都反复两三遍。一扭头，还立着一个录制视频的三脚架，上面写着：请录制下您的弹奏视频，留下美妙音乐。于是，我用手机录制了《天使的歌声》《山村新歌》《茉莉花》《北风吹》《梁祝组曲》等几首钢琴曲。

正在录制《童年》时，响起敲门声，门外站着一位年轻人。他礼貌地说道：“奶奶，该我练琴了。”我问：“到点了吗？时间过得这么快！”一看时间，已经超过10分钟了，只能按规定结束这一小时的体验。我想进去听听这位年轻人的弹奏，又怕打扰他，在门外也听不到丝毫琴声。于是，我坐在客厅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年轻人的弹奏也结束了。我问他：“是专业学钢琴的吗？”他说自学的。我又问：“你弹的都是什么类型的曲目？”他说：“大多是外国的。”接着我问：“你常来这里练琴吗？”他说买了卡，便宜些，有时间就来。能如此坚持自己爱好的年轻人，着实不易。

在无人琴房的练琴体验，新奇又有趣。安静的环境，密闭的空间，时间的把控，让人集中精力，全身心投入，抓紧时间练习。更重要的是坚持学习，苦练基本功。回家后，我听了录制视频的音乐，因为有良好的隔音效果，悦耳的琴声清晰无比，左右手力度稍有不当、或弹错的几个音，都听得明明白白。倘若家里也有这般隔音条件，对学习钢琴定有促进。此次别开生面的学习经历，让我这近80岁的老琴童，着实享受了一番！

## 剁黄菜

张玉虎

多年不在村里住了，老伴和我的习惯却改不了一——每年秋末，都要做一些黄菜（现在人们叫酸菜），供今冬明春享用。

做黄菜的专用主料是芥菜，辅料是生姜、花椒和咸盐。把芥菜疙瘩削光洗净，把芥菜缨子里的老黄塌叶子扔掉，留下嫩的、绿的，洗干净。洗净的疙瘩和叶子要晾干，特别是叶子，一定要晾干才好。

用砧板儿把芥疙瘩擦成扁丝，再放在案板上剁碎，因此，过去村里的农妇们把做黄菜叫作剁黄菜。把晾干的叶子也切成碎丝，把备好的生姜也洗净晾干，切成薄片，再放咸盐，就可以开做了。主辅料的配比，大约是十斤芥菜六七两盐、二两左右生姜就差不多了。把装菜的坛子或缸洗净晾干，抓上芥疙瘩和叶子的碎屑，往缸里铺上一层，再撒上适量的咸盐和生姜片，用擀面杖竖着使劲戳，一定要戳得又瓷又实。戳实后再如法炮制，一层一层地往上续。直到把菜全部放进去。放完菜，要视菜缸口面的大小，用细木棍或高粱秆等算在上面，再压上一块分量足够重的干净石头，以防压实的菜再翻虚。

最后一道工序，是熬一锅浓浓的花椒水，晾凉后，浇入缸中，水量必须没过菜再高点儿。用盖子盖严，就好了。过上半月二十天，一缸黄菜就发好了。发好的黄菜，香味特别浓，菜缸放在楼道里，回家时一出电梯口，就可以闻到。吃的时候，用葱丝香油凉拌，或者用红油葱蒜小炒一下，都是下饭的美味。

那时，做黄菜时，农妇们都互相帮忙，在农家院里摆好水桶、大缸，支上大案板，大家一起哗啦哗啦地洗，乒乒乓乓地剁，嘻嘻哈哈地说笑，这场景也是那个年代的一道独特风景线。那时候，生活清苦，一年也吃不上几顿有腥荤的菜，一冬天一春期，差不多天天得吃黄菜。不是黄菜玉米面煮疙瘩，就是黄菜干粥（小米饭）。面黄肌瘦的孩子们，一见了黄菜就腻歪透了。

以前的大路菜黄菜，现在成了珍品，在家里自己做黄菜的人不多了，一个单元几十户人家，做黄菜也就我们一家。其实，自己做黄菜吃，不光“绿色”放心，而且做的过程，也有乐趣在其中。做一缸美味的黄菜，更是一种享受。



杨海

现在的孩子们应该很难想象，我小的时候照相是一件多么难得和隆重的事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第一次照相大概是五六岁时，拽着母亲的衣襟在太原迎新街的一个小照相馆照的。

我们家有八个孩子，母亲单独领我合影，可见对我这个“老小”是多么的宠爱有加。那次照相时，母亲坐着我站着，尽管照相师傅使劲启发我们笑一笑，但照片里的母亲仍是一脸的严肃、庄重，而我则是瞪着一双怯生生的眼睛，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。尽管如此，这张照片仍是我无数张照片中最珍爱的一张。母亲九十大寿时，我拿着这张放大的照片给母亲看，母亲笑得合不拢嘴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能够拥有自己的照相机到野外自由选景拍照，是多数人不敢想象且十分鲜见的事情。惊喜的是我三姐夫就有一架方头方脑的120海鸥牌相机。尽管只能照20多张两寸见方的黑白照片，但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时光。在我的眼里，三姐夫是个多才多艺的能人，不但会照相，还会自己冲洗、放大，特别是能让黑白照片变成彩色照片。当然，在那个年代他无法靠电脑着色系统操作，全凭用毛笔和水彩描绘出来。那时候，我们家只有一本相册，黑色的卡纸上粘着彩色三角插口，每两张卡纸间以半透明的牛油纸相隔。每次照完相，三姐夫都对照片进行技术处理、艺术粘贴，独具匠心。这些老照片今天看来虽恍如隔世却温馨依旧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和妻子旅行结婚，那时我在某团当参谋。临行前，团长拿出一架135相机，说：这可是德国莱卡相机，你带上它拍点照片吧。他耐心地教我如何调整光圈、速度和焦距，如何上胶卷、换胶卷，特别是他告诉我一般胶卷能拍36张照片，但若

胶卷上得好、操作得好就能拍三十八九张呢。我高兴极了，将这部相机研究鼓捣了大半夜。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我们旅行结婚的第一站就是杭州，当时我的妻弟是飞行员，特意请了假来陪我们。五月的西湖桃红柳绿，碧波荡漾，“三潭印月”“花港观鱼”“柳浪闻莺”……处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。我有些炫耀地把照相机挂在脖子上，一副老摄影师的样子。说实话，我不太爱照相，面对镜头总是不自然，觉得自己在照片里总是一脸苦相，而妻子则不同了，特别上相，随便摆一个姿势，就非常有范儿。我给她在花丛中、假山旁、游船上拍了不少照片，尽管有些疲倦但很快乐。

不知不觉已近黄昏，照相机显示这一卷照完了，我蹲在西湖边准备换胶卷。等我打开后盖，突然发现根本就没有过卷。也许是太贪的缘故，想多照几张，上卷时过卷的齿轮没有挂住胶卷。我一边鼓捣着相机一边嘀咕：“完了完了，这一天的辛苦都报废了”。“啪”的一声，妻子在我背后拍了一掌，她大声说道：“什么金牌摄影师？真是让人浪费表情，瞎耽误工夫。”小舅子赶紧打圆场：“没关系，明天我们故地重游再来一遍。”我讪讪地收起相机，迎合地说：“明天再来明天再来。”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想：“许多那时那刻的快乐，岂是能复制的啊。”

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。120、135相机早已成了古董，柯达、富士等彩色胶卷也销声匿迹了。现在旅游景点的人举着数码相机、拿着手机随时拍照，更有那些退休老人“长枪短炮”摄影装备齐全，扎堆地记录美好的瞬间，此情此景是我们年轻时做梦也想不到的。